

2019年开年三部票房大片并未有任何一部“创造新世界”——

超级英雄拯救世界？ 先看超级英雄电影自救指南



①

《蜘蛛侠：平行宇宙》《海王》和《大黄蜂》都围绕着“成长”这个古老的课题。然而，它们没有对“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型做出实质的更新，也没能实现“创造新世界”的体验，而是在“俗套”的范围里尝试有限的改良。超级英雄电影要实现自救，还真是关隘重重

①《蜘蛛侠：平行宇宙》剧照；②《海王》剧照；③《大黄蜂》剧照。



②



③

■本报记者 柳青

当《蜘蛛侠：平行宇宙》从《犬之岛》《无敌破坏王2》《超人总动员2》的环绕中突围，获得2019年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时，在北美上映三周的《海王》票房持续“霸榜”，实现周末票房三连冠，而在北美票房平平的《大黄蜂》，在中国上映三天票房超过4亿元，这是中国市场近十年来一月档期进口影片的最好成绩。

2019年开年刷屏的三部电影，全是超级英雄片。三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唯一的共通处是在各自所属的系列里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蜘蛛侠：平行宇宙》重建了观众对漫威漫画改编电影的信心，毕竟，在这部动画长片上映几个星期前，漫威最新一部《复仇者联盟4》的片花伤透了粉丝的心。在《海王》出现前，DC漫画系列的超级英雄片如死水一潭，重启的超人和蝙蝠侠无力对抗对手漫威的“复仇者联盟”，被寄予厚望的神奇女侠显得孤苦无依。《大黄蜂》更是《变形金刚》系列的触底反弹之作，回望2007年到2017年，五部《变形金刚》电影经历了票房和口碑的高开低走，到《变形金刚5》时，口碑探底，票房失利，以至于制片厂不得不腰斩这个系列……

三部电影，无论视听设计是时髦或复古，都是围绕着“成长”这个古老的课题。《蜘蛛侠：平行宇宙》《海王》和《大黄蜂》，都没有对“超级英雄”这个电影类型做出实质的更新，它们中的任何一部都没能实现“创造新世界”的体验，而是在“俗套”的范围里尝试有限的改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定能跨过“成长”这道坎，拯救自己也拯救世界，而超级英雄电影要实现自救，还真是关隘重重。

《海王》：止于再现多部经典的“视觉前史”

过去的十年里，在超级英雄片这个战场上，DC漫画被老对手漫威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尤其在《复仇者联盟》系列铺开“漫威宇宙”之后，亦步亦趋的“DC宇宙”几乎是个笑话。当导演温子仁接手《海王》时，这部电影成了DC漫画被金沉舟的一场战役。

现在，《海王》在中国市场的票房逼近20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总计7.5亿美元。这张成绩单充分证明，“够够爽”是当下好莱坞的时尚。但好莱坞工业对叙事资源的调整，仍然能给主流电影带来一些启发。《海王》的故事线，是糅合亚瑟王传说、莎士比亚戏剧、“劈山救母”和“白蛇传”等东方神话，

进行东西整合的文化混用，而这套“老得掉渣”的叙事基因竟然仍是有效的。《海王》的这次实践说明，古老的叙事模型在当下娱乐产品市场中具有恒久的经济价值。

在简单幼稚的故事里，打造感官刺激的视听奇观——《海王》的亮点在于影片对“海底世界”的构建。主创团队大量地借鉴了《阿凡达》《异形》《星球大战》和《指环王》等影片留下的“视觉前史”，借助珠玉在前的美学趣味，同时利用观众拥有的观影经验，导演温子仁在视听设计中把“类型”的元素铺排得很好，进而做到极致的呈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王》拿不到今年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提名，它甚至没进入十强。以行业的标准衡量，《海王》是对既有视听资源的整理和重新排列组合，它远没有做到“影像再造一个世界”；然而市场认可的恰是此类有限的改良，因为大众在娱乐消费中并不渴望全然新鲜的陌生体验，而是创作者对模型进行微调修正后的“差异体验”。

《大黄蜂》：用“外传”的方式曲线自救

从2007年到2017年，五部《变形金刚》电影演了一个经典IP如何在观众中口碑崩塌。《变形金刚5》上映时，是真正的车祸现场，从主流媒体的评论到社交网站的评论区，都惨不忍睹。

在2007年的第一部《变形金刚》大电影出现前，“变形金刚”的粉丝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硬核”爱好者，动漫观众里的“极客”，他们看过所有的老动画，收集孩之宝出过的各种版本的玩具，了解官方的“变形金刚编年史”，对民间的“变形金刚野史”更是如数家珍。另一种是为少年情怀买单，这类观众看着1980年代初的动画长大，擎天柱和大黄蜂成为一段珍藏的童年往事。这两类粉丝，对2007年的《变形金刚》其实是不屑的。那部电影以及整个系列最大的意义，是完成了粉丝的迭代，而2017年《变形金刚5》黯淡收场，作为一个电影系列，它烂尾了，但是它用十年时间制造了新一代的“变形金刚”受众，在这些人心里，这个名词和豪车、特效大片以及狂飙的高科技新闻联系在一起。

《大黄蜂》的出现，既是用“外传”的方式曲线拯救一个做砸了的电影品牌，也要解决流行文化资源开掘过程中的关键议题：如何实现超级英雄的迭代。“超英”拍了又拍，依托的是时代话题的介入和观众对主角情感的代入，《变形金刚》的失败，在于这个系列

没能像《美国队长》或《黑豹》那样，触到时代的痛点继而让旧有的叙事资源焕发新的戏剧活力。导演迈克尔·贝没有足够的把握去把握时代议题的脉搏，他又被赋予了挥霍的行业资源，于是，电影拍到后来，成了砸钱的汽修店。

《大黄蜂》的拍摄策略是很直接的，就是刺激观众对主角代入情感。影片在规划之初，目标粉丝群是2007年的电影观众，但试片效果很差，于是不得不补拍镜头并调整剧本，最终把“共情”的渴望交付给那群看着1980年代的动画长大的“情怀派”，让大黄蜂从骚包的雪佛兰跑圈回归到蠢萌的“甲壳虫”，时间线回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和对中国观众熟悉的那部动画片的时代背景是同步步的。整部影片呈现的质感是80年代的，带着老派家庭电影的氛围，同时，因为成本控制的原因，视觉大片的工业感被很大程度地削弱了，主角大黄蜂不再是威风八面的“汽车人”，更像是流落地球的小外星人ET——它在电影里还真的和女主角对手指，再现了ET的经典一幕。当然，这也不奇怪，毕竟《大黄蜂》的第二制片人就是斯皮尔伯格。

斯皮尔伯格对这部电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是影片中庸守正的家庭观念；其次，贯彻了斯皮尔伯格对年代质感的高标准要求，大黄蜂所处的时空氛围和时代脉络是和这个角色同等生动的。但事实上带来一个非常棘手，而电影最终也确实没有解决的问题。影片叙事涉及美国军方，明确指向美苏冷战和1983年的格林纳达战争。当时，美国为了加勒比海的制海权，出兵弹丸岛格林纳达，终结了当地的亲苏政权。这个历史事件介入到主线中且若隐若现左右了剧情走向的背景，就像《神奇女侠》里对二战的模糊指涉，在娱乐电影的语境里，严肃的历史讨论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成长主题的青春故事要怎样处理残酷的时代背景？“历史”被拆解成怀旧感的色调和视觉元素的碎片，成为实现视听奇观的必要条件，而《大黄蜂》最终在这个话题上和了稀泥。

《蜘蛛侠：平行宇宙》：姿态大片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海王》让人看到一个熟悉电影类型文化的导演怎样举重若轻地“新瓶装旧酒”，《大黄蜂》是对“老派”的全面回归，不仅画风是30年前的，价值观也全面回辙，相比之下，动画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倒是让破态

的大片有了在平行宇宙里另类打开的方式。因为电影市场对视觉奇观的消费需求，以及青少年受众的诉求，使得根据动漫改编的超级英雄片成为好莱坞主力制作的重中之中，从北美地区的票房收入结构来看，超级英雄片撑起了整个工业的半壁江山。也正因此，超级英雄越来越不好看——为了高回报，就会高投入。投入越大，就越不许冒险，也不能犯错，这必然导致了大部分超级英雄片采取保守的制作策略，以至于电影的趣味往往和制作投入呈反比例曲线。

在漫威漫画的众多角色里，美国队长是类似顶梁柱的存在，而蜘蛛侠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弟弟”。这个角色被当作代际传承的摇钱树，动画版本就已多到需要考据，而电影《蜘蛛侠》三部曲被业界公认是难以超越的少年超英经典之作；后来又有漫威历经周折买回版权，《蜘蛛侠：英雄归来》带着“复仇者”系列的顺风车上大银幕。

家住布鲁克林的高中生彼得·帕克意外被蜘蛛咬了之后获得了超能力。这个被重述了无数次的故事还有翻新的可能么——除了换演员？《蜘蛛侠：平行宇宙》恰恰让观众看到，哪怕你对一个故事的每个细节如数家珍，哪怕你熟悉每一种“英雄”和“反派”的配方，一部足够有趣的电影仍然能提供新的观感。

所有超级英雄大片焦虑的核心议题是“一代有一代的偶像”，怎样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新的偶像。而《蜘蛛侠：平行宇宙》不怵“旧”，叙事利用“平行宇宙”的概念，把历代蜘蛛侠抽离了他们各自的时空，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吹响“蜘蛛侠的集结号”。一个金发英俊、完美偶像般的蜘蛛侠在战斗中不幸死去，一个困在成长烦恼里的黑人男孩迈尔斯意外“继承”了蜘蛛侠的衣钵，电影用多快好省的方式结束序幕，然后展开足够大胆也足够魔幻的情境：平行世界层叠，陷入中年危机的蜘蛛侠、日本动漫里的机甲女孩版蜘蛛侠、1940年代的黑色电影版蜘蛛侠、酷帅少女版蜘蛛侠和猪猪侠，都被送到迈尔斯的世界里。这部电影如同平行宇宙时空的交集，交织着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和一个经典动画角色的变迁史。

与新一代蜘蛛侠迈尔斯有关的故事，当然是中规中矩、意料之中的美国派家庭戏剧，但整部《蜘蛛侠：平行宇宙》或多或少让我们看到“超级英雄电影”所能拥有的变体，而且，这样的变体是很有趣的。

海外视点

吴珊卓成首位亚裔 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本报记者 吴钰

第7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结果日前揭晓，多个奖项意外“爆冷”。然而，当晚最大的亮点当属亚裔演员吴珊卓，她不仅成为第一个获得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员，也是第一个主持美国重要颁奖典礼的亚裔女性，唯一一个两度摘得金球奖的亚裔演员。

专业难敌热度，金球奖难成奥斯卡风向标

电影《绿皮书》是今年金球奖的最大赢家。这部聚焦种族问题的电影票房平平，却摘得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编剧三项大奖。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剧情类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两项大奖。

外媒评价，《绿皮书》和《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成功或许证明，对于金球奖来说，获得观众的关注远比专家的喜爱更重要。《绿皮书》聚焦意大利裔保镖托尼·利普护送黑人爵士钢琴家唐·雪利从纽约前往美国南部演出的经历；《波西米亚狂想曲》则讲述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的崛起故事，都颇具话题性。

金球奖固然是好莱坞知名度颇高的主流奖项，但它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创办，奖项并非由业内专家票选而出，因此屡次被质疑酷爱炒作话题、不具备艺术参考价值。不过其成功之处，也在于对主流观众偏好的敏感性，在搜罗最受欢迎的话题电影方面，金球奖一直被视为奥斯卡的风向标。

多元文化有望成为颁奖季大趋势

除了奖项归属，金球奖最受关注的焦点无疑是打破金球奖多个纪录的亚裔演员吴珊卓。当晚光芒四射的吴珊卓其实已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了30年。她出身于加拿大韩裔家庭，还曾因不够貌美遭好莱坞经纪人“劝退”“建议整容”。即使出生于加拿大，完全没有亚洲的口音，吴珊卓在好莱坞也长期困于欧美主流社会刻板印象中的“亚洲人”角色。这也是好莱坞的潜规则：少数族裔只能成为白人主角身边无关痛痒的小陪衬。在接到本次获奖电视剧《杀死伊芙》的剧本时，吴珊卓多次表示不敢置信还有演一号女主角的机会。

她的获奖结果对好莱坞的少数族裔来说，称得上打破了职业成长的天花板。在《实习医生格蕾》中的精彩演出，曾让吴珊卓连续五年提名艾美奖，但屡战屡败。去年，吴珊卓因《杀死伊芙》提名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再度落空时，曾自我解嘲：“仅仅作为亚裔，就是一种光荣了。”站上本届金球奖舞台，吴珊卓表示终于与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个变革时刻”。

据悉，今年金球奖提名的《摘金奇缘》《黑豹》《假若比尔街能说话》等多部影片，都以少数族裔为主角，票房可观。有媒体评价，由此开启美国好莱坞新一年的颁奖季，或许将在奥斯卡和好莱坞业内吹起更有利于多元文化的方向。



吴珊卓在《杀死伊芙》中出演女一号，角色人气颇高。（资料图片）

黑泽明经典《罗生门》 将出美剧版

本报讯（记者张颖希）由斯皮尔伯格联合创立的安培林娱乐日前宣布，将制作黑泽明经典影片《罗生门》美剧版。安培林娱乐称，目前已经获得了作品的改编权，将在此基础上制作一部全新的惊悚悬疑题材美剧。

拍摄于1950年的《罗生门》是导演黑泽明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改编自芥川龙之介小说的作品，云集了三船敏郎、京町子、森雅之、志村乔等演员。影片曾拿下第1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电影《罗生门》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日本平安朝代，一位武士和妻子在远行途中惨遭意外，被强盗拦截，之后妻子被强盗玷污，而武士则原因不明地死去。对于这桩充满疑点的案件，各个目击者却都给出了真假不明的不同说法。真相到底是什么，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揭晓。

黑泽明曾对《罗生门》的核心思想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说实话，谈自己的事的时候，不可能不加修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修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人就算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这是一幅展示人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他认为电影的焦点落在了“人性的不可理解”这一点上。

斯皮尔伯格的公司要改编黑泽明的作品，并不令影迷意外。斯皮尔伯格本人就非常欣赏黑泽明，多次表示自己的创作深受黑泽明的影响。在拍摄《拯救大兵瑞恩》中诺曼底海滩一战时，斯皮尔伯格脑海中浮现的恰是电影《乱》中城池被攻陷的片段；黑泽明的《七武士》则是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创作遭遇瓶颈时，总会去其中找寻灵感与初心的作品。斯皮尔伯格与黑泽明的交集也不止于精神上的欣赏。1990年，80岁高龄的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作为青年导演代表上台为老前辈颁奖的，正是斯皮尔伯格与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还为黑泽明的晚年代表作《梦》出过力——正是在斯皮尔伯格的斡旋下，才促成了欧美公司为这部作品投资。



在拍摄《拯救大兵瑞恩》时，斯皮尔伯格脑海中会浮现出黑泽明电影《乱》中的片段。图为电影《乱》剧照。